

一、溪邊

溪邊的石頭如此理所當然的躺在河裡，那是因為它們夠重。我蹲在溪邊想得盡是這些無法編成劇本的零碎句子，就像太小的石頭，一下子就被水流給沖走了。疫情肆虐，原本要演出的戲《摩利支天女》，進劇場就馬上升三級警戒，結果最後只演了一場就被趕出劇場了。照理來說我應該待在家裡因著保重健康而自我隔離，但小安我的堂妹硬是把我拉到了這裡。而且我們還沒戴口罩。

反正這裡只有我們。

「姊，你想到了嗎？」小安的聲音總是比她的人先到，跟我相反。在大學的時候我經常嚇到人，他們總說你走路為什麼沒聲音，或是你為什麼不先說一下就出現。也許我該跟小安學學。然而她宏亮的嗓音倒是常嚇到我，一根針戳破了泡泡那樣。

她的眉毛也跟我相反，稀疏的八字眉，讓她的表情總是顯得疑惑，讓我面對她時總會產生一個正在被質疑的感覺。那是身為編劇最害怕看到的表情。

「有一點想法。」我拿起腳邊的石頭丟向溪邊，每個人來到溪邊都會這樣做，也許這是人類自遠古時代繼承下來試探方法，必須知道這條溪有多深，裡面有什麼，才能判斷要不要渡過去或是下去抓魚。

「你不覺得朝著河丟石頭，很像在和河神打招呼嗎？」小安也丟了顆石頭，濺起了一些水花。我覺得那個力道極有可能已經打暈了一條魚。

「如果有人用這種方式和我打招呼，我會打他。」我起身，把只有胡亂塗鴉的筆記本關起來。

小安目前大四，就讀電影系，正在籌畫她的畢業製作。她知道我是一個編劇，問我能不能和她合作。從以前我就很常講故事給小安聽，幾年前她好像有拿去畫成繪本還是什麼作品，但是認真要合作編劇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試著嚴肅地跟她說明如何適當地和編劇合作，但她就當作我接受了。好吧，反正我也不知道要如何拒絕人。

接了之後才知道堂妹什麼也沒想，故事大綱沒有，範例沒有，主題也沒有，只說要拍一部她自己會喜歡的電影。我很好奇當初她面試電影系時是否也是這樣回答教授，教授會錄取她是因為他是剛好那時候在想午餐該吃什麼嗎？

「教授沒有問這個問題。」小安是真的很單純，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了。

她問我有沒有什麼想寫的題材，她都可以拍。她想當電影導演，這會是她出道作。我問她有沒有之前的作業給我看，她傳了一部短片給我，片名叫〈剛好〉，有拿去投金穗獎沒上。

影片內容是一男一女在一個房間內對話，對話的內容是關於等等要吃什麼，最後也沒有決定。房間沒有窗，沒有門，牆壁上貼滿了各種電影海報，其中有一張海報褪色特別嚴重。我按下暫停鍵，發現那張海報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原本應該是金橘色的老虎快褪色成和海浪的浪尖一樣白了。因此旁邊的〈綠巨人浩克〉顯得特別鮮綠，還是他本來就這麼綠？接著我發現牆上所有的海報全部都是李安的電影，〈推手〉、〈囍宴〉、〈斷背山〉……連前年的〈雙子殺手〉海報都有。這麼多的李安，她要表達什麼？

「因為我的名字剛好也叫李安啊。」小安真的這樣回答了。我真不敢相信只是為了這個原因。到底哪個觀眾看得懂？

那對男女在聊等等要吃什麼，也是因為她剛好肚子餓了。我對於小安的率性感到不安。這樣的她真的能拍出好作品嗎？我決定幫她當編劇會不會是一場錯誤。

「姊姊，你再說一次外婆的故事給我聽好不好？」小安又丟了一顆石頭到溪裡，石頭重重的沉進水裡。

「不是我外婆，是我外公的妹妹的故事。要叫姑婆。不對，她不是你姑婆，你們沒有血緣關係。反正她是我姑婆就對了。」說是這樣說，其實我和我姑婆只見過一次面，甚至我到底是不是要叫她姑婆我都不確定。

會得到這個故事的起因，是幾年前一時的心血來潮。那時在網上看到可以查詢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查了之後發現外公的媽媽，也就是我的曾祖母，被註記染上天花。我媽不知道這件事，外婆才剛過世，我沒人可問，我媽就想起了姑婆，她替我問姑婆，說她很樂意講一些以前的事情給我聽，我們便約在姑婆兒女在台北開的冰店見面。

我上網用親戚稱謂表查了媽媽的爸爸的妹妹的兒女到底要如何稱呼，得出的結果是：未知。但是阿姨和叔叔似乎是萬用的稱呼。阿姨請我和我媽吃冰，我媽一口冰都沒吃，只顧著講話，話語像是從她的肚內湧出來一般，她詳細的描述外婆是如何過世，天氣炎熱，桌上的冰快速融化，而我媽的淚水也潺潺不息。她說到一個段落，疲憊的坐下，我問她要不要吃冰，她擦著淚搖了搖頭。接下來，就換姑婆開始說話了。姑婆因為長年辛苦工作，皮膚被曬得黝黑，身材結實，表達清晰，有情緒但不過度，她的故事不只是回憶，裡面有一個要深刻表達的主題，一個不能簡單說明，只能靠描述來重現的主題。順著這個主題，所有看來零碎的記憶都變得完整，再依靠阿姨和媽媽幫助翻譯台語與補充資訊，聽完一遍後就能記下來了。

「我說過好幾次了，你都沒有記下來嗎？這樣你的片要怎麼拍？」我看著什麼都沒寫的筆記本有些氣餒，隨手把本子丟一旁，找了片比較乾爽的草地躺了下來。到處都是類似動物糞便的味道，我想我真的是太累了。

「再說一次嘛，我喜歡聽你說。」小安也在我身邊躺下，她對我眨了眨眼，我想起我們學校的校牛，也是這樣躺在大便堆裡。

即使是陰天，天空還是刺白地在我眼中產生一些如小蟲般的光絲，溪水在流動，筆記本紙頁被風吹得嘎嘎作響。我閉上眼，開始敘說姑婆的回憶。

以前啊，我有兩個大哥，兩個姊姊，我阿爸是牛販子，家裡賺了不少錢。大哥都穿著日本最拉風的西裝，戴個紳士帽，他長得標緻，走在路上每個人都正在看他。後來阿爸走了，大哥生病過往去了。二哥也是。兩個姊姊嫁去其他村子。最後只剩下我跟三哥就是你外公，一起撐著這個家。你外公對我好兇，他脾氣很壞。但是我沒有走，我走了這個家就沒了。很苦啊。

後來我們終於賺了錢，你外婆是大小姐嫁來這裡享福，事情都是我在做。一直做到我結婚了，你外婆才開始做事。

我阿母是羌仔寮那裏的人。很會走路，一天就能從羌仔寮走到竹山再走回羌仔寮，那都是山路啊，她身上還擔著貨，賣茶賣菜，換一些鹽回家。後來阿母嫁給阿爸，家裡過得很舒適。阿爸很疼阿母，知道她很會做一些糕點，買了好多特別的石磨、蒸籠，讓阿母去做各式各樣的點心。阿母的點心做好了，就分送給鄰居們。大家都很喜歡我阿爸和阿母，說他們是大善人。

可是後來村裡開始有了天花，就像你在戶口簿仔上查到的那樣，我阿母沒有打疫苗。我因為有讀書，日本人都有逼我們打。啊，日本人對我們好壞，要

我們赤腳踩在燒燙的石頭地上罰站，腳皮都被燙掉了，就在神社那裏，我們排隊站成一排。只有臺灣人要罰站，其他日本學生都不用。

我阿母害怕打針，她怕打了疫苗會對身體更不好，結果天花就找上她了。我阿母是家裡身體最強壯的。但是她最早死。

那一天是這樣，我阿母和其他得了天花的人，要被放到溪邊隔離。我們家的人沒人敢去，只有我去。阿爸也生病了，我大哥二哥，我三哥，就是你外公，都沒有人要去。只有我去。姊姊們出嫁了，弟弟妹妹還小，如果我不去，還有誰要去。阿母沒人陪啊。

只有我去。

入秋了，溪邊的草又長又黃，河床快乾了，只有一點點的水在流。日本人在溪邊搭了幾個白色的帳篷，病人就被搬到裡面，我阿母也躺在裡面。日本人像搬運貨物那樣把病人放到這裡，然後就離開了。

天色漸漸暗，山邊的風落了下來，好像在大叫。草叢抖抖作響，好像有暗光鳥躲在裡面抓魚，隨時要衝飛出來。我躲進帳篷，帳篷裡的病人把自己包在布裡，也在痛苦的吼叫。我端水給我阿母，她在發燒，得多喝點水，我阿母不喝，也不說話，她背對著不讓我看她的臉。我不敢繼續再這裡待著，只好把水放在一邊又走出帳篷。

「阿鳴——阿鳴——」山裡的黑狗在吹狗螺。

有鬼啊。狗在吹狗螺，代表牠們看到鬼了。在草叢裡的可能不是暗光鳥，是鬼。鬼要來帶走我阿母，牠們從上游漂了下來，漂到溪邊，包圍著整個帳篷，牠們就要過來了。

到處都烏暗冥，我什麼都看不見，連月亮都被烏雲遮住了。我躲到芒草叢裡，瞎著眼似的從土坑裡摸起石頭，用力往溪裡丟。我要把鬼魂趕跑！

過了一陣子，四周安靜了下來。我稍微看得見溪邊的輪廓，可能是因為月亮出來了。

月光照在河床上，幾乎乾涸的溪水緩慢的流動著，像是很濃的一灘血，水中好像浮著一顆球。是學校的球嗎？怎麼會滾到這裡，這裡平常是沒人會來的。

我好奇地走到溪中查看，球的模樣越來越清晰。球在水面上旋轉了一圈，我現在看清楚了。那是一顆人頭。

「既然你不讓你阿母走，那就把你帶走吧。」人頭這樣對我說。

溪水朝我湧來。

「啊！」我吃痛喊了出來，原來是我說故事說得有點認真，手不小心抓緊一旁的草，被尖銳的草葉割破了無名指，一滴圓珠狀的血滴掛在指腹上，像是凝結了。

「怎麼了？然後呢？」小安爬了起來，瞪圓了雙眼，她現在看起來像一隻進入警戒狀態的流浪狗。

「沒事，我弄到手。」我把手指的血吸掉。

「好吃嗎？」小安的問題讓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你沒舔過血嗎？就鹹鹹的啊。」我也坐起身，把背上的泥土拍掉。

「沒想過可以這樣處理。我要記下來。」小安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實在過度認真，真希望她分一點努力到自己的作品上。

我從口袋中掏出菸，點了起來，一團煙霧朝溪邊緩緩爬去。我沒看過阿飄，但姑婆說的鬼魂，會不會就是長這個樣子？

小安深吸一口氣，把煙霧全都吸到自己的肺腔裡。

「不要吸二手煙啦！」我揮了揮手，把煙霧打散。

小安咧嘴笑開來，轉圈跳起舞來。

「現在我是鬼魂了。」小安踮起腳尖，兩隻手臂如波浪似的擺動。

「我覺得你看起來比較像水母。」她的蠢樣讓我忍不住笑了。

「人死之後可能就是變成水母喔。」小安一會兒飄到我身邊，一會兒又飄到遠方。年輕人真有活力。

「我要繼續說了。」我把菸捻熄，將菸蒂收到盒子裡。

「等等我！」小安快步跑回我身邊。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天亮了，遠方的村子傳來雞啼。我全身上下都濕漉漉的，一旁的草上都掛著金閃閃的露珠，我一起身，露珠就全都掉了下來。我朝溪邊看去，溪流仍然像之前一樣乾巴巴的，沒有什麼變化。

白色的帳篷仍然在溪邊，沒有消失。我走回帳篷，帳篷裡的人都倒在地
上，沒有動靜。我走到阿母的身旁，我端給她的水灑了一地，她的身體浸在水
灘裡。我搖了搖她的肩膀，她翻了過來，臉上的皮膚都不見了，一點又一
點的白斑吃掉了她的整張臉，她的手指甲都沒了，裡面粉紅色的肉翻了
出來。

她不是阿母。她是鬼。昨夜鬼魂還是進來帳篷了。

後來日本人要求要馬上把屍體處理，怕傳染給更多人，他們用白布包著屍
體，在附近放了一把火燒了。

燒屍體的時候，大家都用布摀住口鼻，背對著火堆，走得遠遠的，只有我
沒有轉身，直直地看著火堆。我以為鬼的身體被燒掉後，阿母的靈魂就會順著
煙一起飄了出來，我看哪看，黑色的煙霧把我的眼睛噙出淚水，但是我的眼睛
還是不敢閉上。阿母一定會出現的。

突然，紅橘色的火焰閃現了綠色的光芒，整片火都變成綠色的。山上的狗
又吹起了狗螺。

大家都說那是因為天花病毒導致的鬼火，只有我知道，那是阿母的火。

「結束。」我站起身，伸展了一下身體。

「姑婆真的說了一個這樣的故事啊？」小安也學我扭動身體。我們像是兩
個在做早操的人，只是天色已經漸暗，出現一些夜晚才會聽見的蟲鳴。

「真的啊，我騙你幹嘛？好啦，東西收一收，該回去了。不然等一下等不
到公車。」我把筆記本撿起來，塞回背包。我朝溪邊看去，已經漸漸看不清楚
溪水的模樣，只能聽見水流聲。

「你故事都說這麼清楚了，那為什麼劇本寫不出來？」小安有時真的很會
戳別人的痛點。

「寫劇本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我問你，這個故事從頭到尾幾乎只有姑婆
一個人，要怎麼寫對話？總得想點辦法吧。」

「就用旁白啊。你把你的故事錄下來，然後打出來，劇本就寫完了。」小
安挑了幾顆石頭放回包包。

「那你要怎麼拍？需要我寫動作指示嗎？這樣故事不會太短嗎？」聽到事
情可以做得很簡單就讓我忍不住焦慮起來。我揹起包包，開始行走。

「你說什麼我就拍什麼囉。給你！」小安跟在我身後，她丟了一顆口香糖
給我，我將糖放進嘴巴，又噁又涼，是無糖的。

接下來的一段路，我跟她都沒說話，整段山路充斥著我們嚼口香糖的聲音。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我打開手機的手電筒照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遠方似乎傳來吹狗螺的聲音。

「我覺得啊。」小安突然說話。

「你說話不要那麼大聲。」我稍稍顯露了我的憤怒。

「那天晚上也許是姑婆的媽媽保護了她喔！這是個快樂的故事。」小安說。

「保護？你是指她媽媽把自己的命交給鬼魂嗎？哪裡快樂了？」我質疑。

「不是啦，跟鬼沒有關係。」小安的臉突然清晰了起來，原來是前方出現了路燈，我們離公車站牌越來越近了。

「不然哩？這就是一個撞鬼的故事啊。」我把手機的手電筒關掉。

「姑婆的媽媽把臉遮起來，不讓姑婆看到鬼。」小安站在路燈下，幾隻飛蛾還是蚊子在燈下飛舞著，影子如斑點般星佈在她臉上。

「她是害怕自己變得很醜吧。」我把口香糖吐到衛生紙裡，包起來。

「如果姑婆看見媽媽還活著的時候就變成鬼，那麼姑婆就會看見自己總有一天也會變成鬼。但是姑婆認為媽媽不是鬼，那媽媽就會一直是媽媽，不會改變。」小安繼續向前走，換我跟在她身後。

「就算你這樣解讀這個故事，也不會讓結尾的死亡改變，姑婆的媽媽還是死啦？不管曾經發生多麼美好的事情，只要死亡還在，鬼魂還在，地獄是不會因此消失的。」我覺得小安的樂觀就是她作品無法突破的原因，你可以主觀的創作一個快樂的作品，但是別人可以用悲傷的視角來解讀，反之亦然。如果只是想創作一個自己喜歡的故事，那他人的視野又算是什麼呢？

公車站牌出現在眼前，我在站牌邊蹲下，這裡幾乎沒有什麼車經過，公車一天頂多兩班，如果我們錯過公車，今天就真的要露宿山邊了。我打開手機查看公車資訊，上頭寫著未發車，我不確定到底是什麼意思，過了，還是來了？

「姊，劇本就這樣吧，我今天聽你講完故事就好了，我可以拍了。」小安拿出她的底片機，鏡頭朝一身狼狽的我對焦「片名就叫溪邊。」小安按下快門，我不知道她到底拍到了什麼。

「為什麼叫溪邊？」我坐了下來，希望車子快點來。我找出口罩掛在耳朵手上，等著車來的時候戴上。一切準備就緒後，我閉上眼休息。在閉眼所產生的黑暗中，小安一句話都沒有回我。

因為剛好在溪邊。

她應該會這樣說吧。但是小安還是沒有說話。
發生什麼事了？

「小安。你還在嗎？」我不敢睜開眼睛，呼喚著小安。

小安沒有回我，只傳來不斷閃現的快門聲，透過眼皮可以望見一剎又一剎綻放的光芒，應該是相機的閃光燈。

「為什麼不說話？」我鼓起勇氣睜開眼。

小安背對著我，依然在拍照。奇怪的是，她身上換成黑色的衣服，後背也沒有揹著她裝滿攝影器材的大背包。

她聽見我的叫喚，轉過身來。她的臉上黏著兩行淚，還有一條透明的鼻涕。她手上拿的不是相機，而是一疊金紙。剛剛在眼皮下閃爍的光芒不是相機，是小安面前正燒得火紅的金紙爐。

小安朝我走來，把手上的冥紙拿給我。

「姊，你還好嗎？」她把我拉了起來，我沿著金紙爐的周遭望去，發現有一座巨大的寶塔坐落在此，像是剛剛才從森林中矗立起來那樣的突兀。

「等等燒完了，我們再去跟阿公說一下。」小安把臉上的淚水擦掉。

「說什麼？」每次蹲下再站起來的時候我的頭都會發昏，今天我吃過晚餐了嗎？

「說要記得吃飯，記得拿錢啊。記得跟菩薩走。伯母不是有特別交代你要跟阿公說，這樣他才會收的到。啊，你要不要喝點水？」小安開了一瓶礦泉水給我。

「好。」我大口灌入礦泉水，看著那座厚重寶塔發呆，我數了數，它總共有五層，每一層都設計成八角形。天空晴朗，但是寶塔邊堆高著一座比它更巨大如同城堡一般的積雨雲。什麼時候天亮了？

「好一點了嗎？」小安看著我。

「對，要去跟阿公說一下。」我把手中的冥紙都丟入火中。

阿公過世了。這是三年前左右的事。他的骨灰放在山上的納骨塔裡，一個可以望向遠方的所在。我跟小安約好一起來看他。不對，不是三年前，這個數字是哪來的？現在，是現在。阿公的葬禮才剛辦完不久，我跟小安都很難過。